

1272

1-5

宣公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

侯于夾谷齊侯欲殺魯侯

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季氏不

肯墮城固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

十六攝行相事諒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

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

上皆魯

通律定季路妻見顏淵家

子作

適陳適匡人以為魯虎而食之

魯世家

有顏淵後及文
王既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還伯玉家

尊
有矢子路及未
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

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
微服過宋事
又去適陳司馬城

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
有三年

成之
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名孔子

孔子欲往亦不果
有答子路堅白語
將西
及荷蕢過門事

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

問陳不對而行復
有糧當在此時
子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
子桓止康

子乃名冉求

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

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

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

如蔡及葉

右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篠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

楚肅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

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

間有愠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

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

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

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重

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春社地七百

里恐無此理時

又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

君輒欲得孔子為政

有魯衛兄弟及管仲貢夷齊子路正名之

次不與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
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

太末翁 復克夫編次
同學詹煥維編定

學而章全有。此章是聖人以爲學之全功。三節由已推到人從順推到逆。工夫隨層遞進。故或問有始中終之說。體勢雖三。然學字乃一章主腦。下二節都限定學字。時習二字亦最重。惟時習則自然有得。而說自然朋來。而樂自然不。而君子則到成德地。故道時習亦終無已時也。玩三箇不亦字乎字。正逐一指點出學中境界來。令人懸想自合。

學而節。子曰。人皆本善。欲明明善以復初。則學爲要焉。然人每苦於不說者。以學之不熟故也。若學以求知求能矣。而又時時溫習而不厭。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益精。身與事相友而所能益固。不亦油然而喜歟。而進自不能已乎。

此學字乃始爲士者所以學而至於聖人之道者也。兼知行說。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非記誦誦章之謂。註以人性皆善四句。解學字最精。皆同者理名。一天命之性也。覺者質之殊。氣質之性也。所爲指知行二者。明善明本性之善。覺或知來復初。今本性之善。力行來求。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學而復溫之謂習。習而不已之謂時。時之字指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字乃學上起下之辭。學而不習。則表裏扞格。無以致其習之進。習而不時。則功夫間斷。無以成其習之功。惟知行到習熟後。必說時已是進。進此後更自往不得。註程子前說是也。上習後說是行上習。故是思量得透徹。

有朋節。然理義人心所同。既學而有得。而人不信從。猶未能達於外而樂也。今有同類之朋。皆自遠方來。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而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亦暢然歡樂而喜溢於外乎。

註善友則上註中善字。善是天下公共底。說告人而人莫之信。幸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皆不得其心之所同也。道是。多少悶人。然信從者止一

論語卷之一

集註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

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學之爲言效也。人性

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有。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樂音洛。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

二亦未愜我之意至於樂則豈不可樂樂字從遠字生說是在感於外而發於中
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樂亦是在中底但對說字言則主發散在外此公善於
人為樂也

人不知節曰善及人而為可樂者人不見知而心稍有不平是猶有近名之累未
足為君子也今人不我知亦處之泰然毫無不平之意則其心純乎為已而不求人
知其學誠於在內而不願為信之無善之厚守之固不亦卓然成德之君子乎學
者由時習以漸進於此為可矣

明專指同類人兼指眾人上而君大夫亦是不知隨地說不專指行藏慍字說得
細故註不曰怒而曰含怒不曰含怒而曰含怒意學以為已本非以是求人之知
也人之知不知何如損於我哉故尹註極精註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卦文言言
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也成德成字如樹木長成便風雨搖他不動然未是極
盡地位故或問云自是進而不已雖至於聖人可也下二節全從首節來故註學
之正云云仍用起抱說

其為章全旨○此欲人務孝弟以全仁意上節就凡人虛論箇道理如此孝弟與仁
俱說得淺小下節就上節道理推論到極處不但仁字說得廣遠即孝弟亦說得
完全若云凡人一孝弟便不犯亂便是仁化氣象所以仁民愛物必須在孝弟做
起原是一氣貫下

其為節○有子曰天下惟孝弟為至重若其為人也是事親能孝事兄能弟則心常
和順自無世俗粗暴氣可好于犯在上之人者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猶不肯
為而好悖逆爭鬪為大不順之事者決未之有也

此節正孝弟為仁之本伏案只據現成者說註和順字最妙心既和順兩好字自
無從生悖下仁字已醞釀於此兩善字下自無難能之事未易言也犯如疾行
先長便是鮮與未有在不順與大不順上分別

本節○夫一孝弟而犯亂俱見可見孝弟之足重而為人所當務矣是以君子凡
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正則千變萬化之道自然發生而不慮若吾所謂孝弟也
者其推行仁道之本與務乎此則和順充積自此而仁民而愛物有不可勝用者豈

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
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溫紆問反○愠含怒意
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

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樂
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
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有

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弟好皆去聲鮮
上聲下同○有

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事父母為孝事兄長
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
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
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

待犯亂不作而已哉

此節言孝弟之量只從上文涵泳得之也者其與四字意味深長首二句承上起下雖是泛言卻虛籠下二句意在內本與道皆執發用處說觀下孝弟與爲仁可爲爲字作推行看有次第之序在此仁字指愛之理註因第一章論仁故兼心之德解之親親仁民愛物三者都是爲仁之事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出第一池仁民是第二池愛物是第三池蓋水之流必過了第一池然後到第二池第三池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是合做的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事於孝弟也註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然體用不相離故愛之理便是心之德理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苗卻是從根上來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義禮智德之一端仁者德之全體仁能包四者故心之德獨仁足以當之也蓋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亦無不包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看春如何包得三時蓋春氣溫厚乃天地生物之心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更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爲禮之善者則仁也義智亦然以未發之性而言仁可包義禮智以既發之情而言則隱可包義禮智是故孝弟不惟爲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如事親從兄之得宜者行義之本事親從兄之有節文者行禮之本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蓋仁兼四端都是這些生意流行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辭遜是非此心不生又烏能知耶然則不曰孝弟爲義禮智之本而曰爲仁之本者就愛上一道看來御有所專主故只說爲仁之本也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如此章仁字之類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如下章鮮矣仁之類仁爲孝弟之本譬之穀種有此生意纔發出根苗孝弟爲仁之本譬之物有此根苗纔有許多枝葉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未發時此心所存只有愛之理而已未有孝弟各件故程子曰昌嘗有孝弟來

巧言章全旨○此戒人徇外意詞雖婉而意甚切
巧言節○子曰仁貴要於存心而言與色皆心之得也彼巧好其言令善其色以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與平聲○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昌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

說人之聽觀則心一向逐外少矣其本心之仁矣學者可不戒哉

心德存仁以事務內務外仁為心德心存然後能保全此德此心馳逐外去滿腔

而私欲障蔽如何有仁鮮字與上章不同程子攪學看於巧令中求少許之仁

物而以不仁歸之仁者持養於容觀辭氣之間發禁躁象動必溫恭此是在內之

心而已之學復何病乎故此章全在人已內外四字上分辨

子曰博學之此曾子自叙無自欺工夫非是別的都不省但他處工夫大段純熟

不覺費力到這三事心上自打不過省之較急耳學者則當隨事省察不止三者

也

吾日節○曾子曰吾每日間常以三事省察吾身如為人謀事不若為己謀之盡心

是不出也吾省之得毋苟且粗畧而有不忠乎與朋友交不能貫心相與是不信也

吾省之得毋虛情假意而有不信乎受師所傳弗熟之於已是不習也吾省之得毋

因循怠惰未必致知力行而有不習乎有則改無則勉此吾之兢兢日省者也

吾身二字最親切人惟認不忠等為欺人故瞞昧過了日子曾子認是吾身病痛

便一毫苟且不得有曰日省正見一時不容放過不忠上一事言不信泛言言盡

已須是已心十分盡得方是盡若盡得七分三分未盡便是不忠信是依物而實

言之如這物件黃底便道是黃黑底便道是黑忠信只是一物而有內外之分發

於已而自盡曰忠循乎物而無違曰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此信字兼表如

其真言顧其行二義傳習兼知行說三不字甚細此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見得

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

亡矣

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

仁則知

仁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

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

為去聲傳平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

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

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

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

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

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

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

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

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

平章全旨○此論治國之要敬信等須有條目政事俱未論及但指君心存主處

說故曰務本之意然亦不是空空一箇心謂須存實心以體實政也或五事關看

度

論

千乘節。子曰：人君治千乘之國，其要有五：蓋事至紛也，必兢兢業業，事無大小，皆如謹而不敢忽，而期會賞罰則不二，以信而一，以信用至廣也。必量入為出，凡用與師必於農隙之時，而不妨其耕收，獲之務焉，以是存心，則上之意接乎下，下之情親於上，更推之紀綱法度之詳，禮樂文章之備，則無幾其理歟。

道者，治之理，以為政之心而言也。治者，政教號令之為，治之事也。此章專指君心所作說，故不曰治而曰道。敬訓主一無適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兼始終動靜說，然初不膠滯，如做此事，方專一於此，忽有事重於此，則又移專一之心於彼，亦不害其為主，一無適也。根本工夫全在敬上，能敬則下而許多事，都昭管得到。信兼言與事，如與民期會約束，號令賞罰之類，不朝令而夕改，便是節，非各盡乃無過不及之謂。愛非寬縱，是深加體恤之意。人兼臣民言，時使特愛人中一事，王政重農，故又另言之。四時皆有農隙，隙字與畢字不同，註反復相因，言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時使，是必能如此方能如此，然敬了又須信，信了又須節用，節用了又須愛人，愛人了又須時使，是既能如此，又着如此之意。乘是兵車，四馬駕一車為一乘，內甲七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馬牛兵甲糧糈芻具，凡八百家出車一乘，則千乘便是八十萬戶之國，為地二百一十六里有奇。

弟子章全旨。此論教弟子之法，一日之間，非出則入，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總無一時一事不接續其愛敬之心，長養其醇厚之意，開發其聰明之德，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定氣稟好的，以此涵養之，固曰引而月長，即氣稟不好的，以此變化之，亦曰漸而月異。三代人才，所以盛於百世者，以其有此蒙養之道也。大人之學，先乎理，故四教章先文而後行；小子之學，先乎事，故此章先行而後文。

其可不盡心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乘皆去聲。○道治也。千乘，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

弟子節。子曰：人生德業，端自弟子始。故人在家庭，則善事父母而孝，出在宗黨，則善事兄長而弟。倫常敦睦，然言行其大端也。於行必謹，而有信而實，言必信而有實，言必實而有信。行善矣，然接其日用，必於眾人則隨愛之，無嫌自便之私，而仁人則更加親厚，收切瑣瑣磨之益，於數者不應接之時，便是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而學乎詩書六藝之文，盡其書所藏，悉聖賢教人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皆不容以不學也。弟子之職如此，而作聖之功不外是矣。

弟子天性未泯，人欲亦漸開，修行學文，正啓其固有之良，窒其將來之欲，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每句須切弟子講，孝如定省溫清之儀，弟如杖履徐行之節，弟不專指兄，凡族黨年長者皆當弟順。謹本是敬慎，註訓有常，蓋動作威儀皆有常度，而不易，即是敬慎，信是無一虛誑語，此愛非必人人去愛，只和氣不古便宜之類，仁只是渾厚篤實，不刻薄的人，不必說深規是常與居遊談論意，餘力以隨所行，有閒暇處便是，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也。註曰：字不必拘學文，不是專考上數者，而數者道理亦在其中，則字是一刻不放閒意，則以二字內有防其縱逸擴其聰明兩義。通節重行上而行，復以孝弟爲本，兩旁禮樂射御書數五禮，古四重寶嘉也。六樂雲間布，哀大節大，夏大濶大，武五射，白朱參連，刻注義只并儀也。五御鳴和齊，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還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讀聲也。九數方田粟，咸池分少廣，商功均輪盈虧，方程勾股也。

賢章全旨。此勉人敦倫之意。子夏見當時學者徒事聲華而不修實行，故即賢

行以論學，非謂此外別無學，蓋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賢章節。子夏曰：學莫重於敦倫，有人於此，賢人之賢直移易其好色之心，真知篤信而好善，極其誠事，父母能盡子道，凡力量可到處皆竭盡無遺，而事親極其誠事。

愚謂五者反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

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謹

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

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

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

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

文，非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藝末

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

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

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

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

出於私意，非但

失之於野而已。○子夏曰：賢賢易事，父母

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君能實心任事。把此身委棄於君。而事君極其誠。與朋友相交。推實心相與。則言必有信。而無偽。而交友極其誠。此便是見道分明。踐履篤實。人雖或以為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可見學貴實行。而非徒語言文字之末也。

段段不外一誠字。賢賢好賢也。易色者常情。好色極誠。彼則好賢。誠卻似變易。好色之心。以好之。非先好色。而易之以好賢。竭力者。凡事盡力為之。不可推換。只做七八分。留兩三分。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憑他如何。使兼常變言。二能字重。信兼方言不欺。既言必踐。二意。教頭固有資質。自好。不學而能者。但為學不過學此數者耳。今既能如此。故以學歸之。雖曰二字。是推宕語氣。如雖曰。不要君之類。二句乃抑揚其辭。以見其深於學。非真末學也。只是語意說煞了些。言下便有必須再學底意思。所以有難。若肯更從事於學。豈不益知。註生質句勿重。

不重章全旨。此言君子自修之道。外厚重而內忠信。則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德進。四項開說。而主忠信句尤重。

不重節。子曰。君子為學。必先厚重。端疑以立其質。若言動之間失之輕浮。而不厚重。則無可敬畏。有何威嚴。而於所知所行。則亦不固。而不能實有於已矣。可見學當以重為先也。

君子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言語輕率。舉動輕肆。上見。重。即整齊嚴肅之意。不重。是主下。兩則字緊頂着說。作一頭兩脾看。原只一套事。非不重了。纔不威不成了。纔不固也。學兼知行。不固。兼方學。易作。較既學多遺忘。蓋飛揚浮躁。無沉潛入理工夫。游註以威重為質。言靠他作箇質幹。如義以為質之質。

主忠節。然立身固宜厚重。而存心又貴真誠。必以不欺之忠。無偽之信。為凡事之主。而後可以進德也。

上節是主敬。此節是存誠。主忠信。後於厚重者。為學之序。須先從外面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工夫纔有下手處。忠是實心。信是實事。盡得忠信。即是誠。故程註合言之。主是凡事靠他做主。此句最重。若不忠信。凡事皆虛妄。如厚重只是色。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上名商。賢人。

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安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子曰。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

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主忠信。人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道取友未必實情改過未必真改然此只就本章數事而論玩註皆字甚該括不

但此數事之主而已無交節○至於友以輔仁不如已便無敬畏而

求二節在忠信後須看得細友乃親近樂就之意是活字無友兼嚴切切二意

不如已非淫朋荒德之輩纔不如已便生狎侮之情無激勵之意了故無友然只

是我無意去友他若彼來求我亦當不給之容之至於便安者必絕之方可無友

不如已則求友勝已者可如過則節○然過又足以損德若憚於改則過愈深而善愈微故一有過即當速改勿

畏改之之難而姑為苟安也如此則內外人已交養而自修之功全矣

無心失理為過有心悖理為惡然自治不勇則必流而為惡註連字正勿憚精神

則勿憚三字正當下斬釘截鐵無一毫少待意威重是為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

地忠信如下種子友勝已如培養速改過如芟其總之台內外人已而後為有益

慎終章全旨○此因當時君大夫多忽略於喪祭無以端風化之本者發慎終追遠

自是上所當為非為化民而為之但此是天然所當然民心所同然故民亦化之

也凡下句說到功效者必不可倒講此義利之別也慎終節○曾子曰人情於親之喪多易忽於親之祭每易忘此民心之薄由上無教

倡之也若為上者當親終之時不徒致哀而已而必慎喪葬之禮當祭遠之時不徒致敬而已而必切追慕之誠此已之德厚也由是下民感化皆能盡禮盡誠而歸於

厚矣上可厚得哉慎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使有悔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使有悔之類追如禮記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懷怖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

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

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無友不如已

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無友不如已

者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過則勿憚改

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

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異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

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

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

然或各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

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匿改終焉

尊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追遠者

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盡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

心之類乎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慎終有哀中之敬也運動敬中之哀追遠不止父母凡遠祖皆然厚是有餘之意蓋與盡其哀祭盡其敬已不薄了卻更盡其禮更盡其誠總是右孝純篤有增加無已意故註謂厚之謂民德歸厚民心民德本厚歸者復其本然之謂歸厚只是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

子禽問全旨。此見聖德感人之妙須知五德只就光輝後人者言尚不是聖人全

子禽節。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四方每至一邦必以一邦之政果是夫子訪求於邦君而聞之與抑邦君虛懷下問自以其政與夫子而聞之與

是邦是字見不止一邦必字宜玩政即其國君所舉行之事便是聞是一一皆知

意子禽見識淺事是在求與字從求字轉出觀此字可見故子貢不更辨與字

子貢節。子貢曉之曰子亦知夫子果何如者耶夫子盛德積中而光耀發外但見其和厚而溫易直而良莊敬而恭節制而儉謙遜而讓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之而

不忽信之而不疑自以其政下問而夫子因以得聞之耳然則即擬之為與而不可也何況於求即子所謂求者而論夫子之以德容自然之感求之也其諸異乎他人

之有心以求之者與

求字上句已辨然下二句是就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之未嘗求耳夫求之句意則粘上句語則帶下矣註和不悅暴世厚不刻薄也易是

坦易直是直白無艱險險波之意莊主容敬主心中發外故曰恭也儉非儉約

之謂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只是不放肆堂堂收斂之意謙謂不矜已

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的意思聖人尚有內面一層尚

有中和的氣象子貢非不知之只是要言其感人處故但就外面可親之一節言

之聖人原無打點五德之意在邦君心自感化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在學者日

見聖人悟其所以得聞生此

見聖人悟其所以得聞生此

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

厚也。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

聞其政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亦同。子禽姓陳名

亢子真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

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

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

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

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

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

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

潛心而

潛心而

父在章全旨。此論觀人子之法，為父子趨向不同者言也。觀行從觀志轉出，無改句。又從觀行轉出，從大槩的志行推到用心之厚薄，歸重不忍忘親之心。上父在節。子曰：觀人子者，觀其孝而已。然趨向不同，豈盡不可為孝哉？父在時，子不得自專，而或善或惡，已形於志，則當觀其志。至父之既沒，子得以自為，而或善或惡，即彰於行，則當觀其行。然其行雖善，父必三年之間，於父之道有在所當改，而猶可未改者，不忍以為得行已志而遽改之，是其心疾痛哀慕，皆父之存而庶幾於復見者，可謂孝子之用心矣。

開口說父在父沒，則志行原從孝上觀了。但必三年無改而後以孝許之，此是推見至隱處。志與父不同，首句已有處變意。父在子非無行，而所主在志；父沒子非無志，而所主在行。志與行兼善惡，宜側在善一邊。觀行頂志已善，來註解無改轉谷所行雖善，亦是單承善邊說，不兼志言者，以三年無改已在父沒後也。道猶異是半上落下之事。言道者尊父之辭，無字當不忍字看。孝字全從不忍二字上說，見有不忍死其親之心，且有不忍揚其親之過二意，但重不忍死其親上。

禮之章全旨。此就禮上論，無過不及道理，總註嚴而泰和而節，斷盡一章大意。禮之節。有子曰：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之分，一毫不容僭差，其體固至嚴也。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行之從容，絕無拘迫而和，乃得禮之本意，而可貴。先王創制之道，斯其所以為美，而小而日用飲食，大而綱常倫紀，都率由之而無阻滯也。

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親於聖人威儀之聞，亦可以進德矣。君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于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禮之貴於和如此

首二句甚重下面只是掉轉此二句取用字本屬禮亦就人之用禮言人夫去行禮便是禮之用禮和只是行得自然毫無牽強拘迫的意思用字對體看體用原不相離至嚴處即是至和處不分兩說故註於為體雖嚴之下補皆出於自然之理句可見蓋聖人緣人情而制禮雖極品節之詳實非強世以所不欲也然此是說禮中自具有和若本文和字專指人之行禮上講註必字乃字可玩詁人儘有行禮而不和者不和便拂乎自然之理了故朱子謂人須是窮理知得這箇道理合當如此則自然和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曉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心安意順無不和矣貴字內便有行之無弊意禮制自先王故曰先王之道道即禮也禮言道者以制作言也道字中藏有和字斯字註訓此字只輕帶過不可指和說美與貴不同貴是必如此才好美則合下原自美了小大句申說美字意之字指禮言禮自寓夫和也註天理只是人事中道理天理在心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心天理是體人事是用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儀儀字從文字來則字從節字來必有天理之節文乃有人事之儀則有所節○禮既以和為貴則和宜無不可行矣乃復有所不行何哉蓋所謂和者節制中有從容和治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率意在心優然自適不復以禮來節制則是流蕩怠反而尊卑上下皆失其倫矣如之何其可行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

大也禮者天理之節又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

亦不可行也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怠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難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論於賓交雖極敬長然必如此乃安所謂和也知和而和者便謂拜跪揖讓不過致此真意於君親賓友者既得此意雖不拜跪揖讓可也其用必倡狂蕩佚禮之本體皆於矣又安可行乎

信近章全旨○此見遠悔之道全在謹始各上截是能謹於始各下截是無悔於終但無悔於終即謹於始時預決之兩近字一不失字有多少斟酌意在必平日有精義明禮知人工夫方能如此

信近節○有子曰人之言行交際所有悔於終者皆由不能謹之於始耳如與人約信本要踐其言但言不踐義將來必至於爽約故起初與人相約就要合乎其宜而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不待他日踐之而知其必可復也如待人恭敬自有當然之節若恭不近禮必自取輕賤故凡施於人就應斟酌於節文而近乎禮則不亢不卑而遠此辱也偶爾因依本圖可久但所依匪人則暫合終必乖離故當結交之初就要審擇賢否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日後可以為宗而主之也

信恭因各一小頓三字俱沒有以實之謂信此以約信為信者是與人期約而求其實也兩近字作合字看不可復者以為非義而不踐則失信以為是信而必踐則害義是也復在後可復在先乃預擬之辭信為約信恭為敬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禮雖無過不及過則失已不及則失人取自內出辱自外至失已失人中恥與辱俱有因字不可便做求友看只是踪跡初交處或偶然遇合或庶事作緣此時亦須物色其實不賢親謂可親近之人不失正是當下別擇可因則因否則早早謝絕宗訓主上字重或道德或事功有罪他成就之意因是暫時宗是久計不近義兼或牽於事勢或激於意氣二意不可復兼或限於力或害於理二意不近禮兼或隨眾而差或任意而偏二意而厚兼或責其驕情或譏其諂諛二意失其親敬或以其順我意而不深考其生平或以其濟我事而不細論其心術二意不同宗義欲絕之則勢相制而不可動欲上之則害愈深而不可解二意

君子章全旨○此極舉好學之心意分三節實一氣貫下
君子節○子曰凡人為學厭意者多為好者少君子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意就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有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信約

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致

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

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

言行交際首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

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

聲○不求出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

事者勉其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講其所有